

逝者

3月26日凌晨，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信公号发布讣告：著名法学家、新中国婚姻法学学科奠基人巫昌桢教授，因病于3月25日15时30分逝世，享年90周岁。

巫昌桢是婚姻家庭法学教学研究的先行者、法学教育家，也是著名法学社会活动家、法律援助律师。她还是坚定的妇女权益保护者，“禁止家庭暴力”被写入婚姻法总则，正是她持续多年推动的结果。

巫昌桢教授一生与法同行，曾亲历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有人说“共和国的立法史上已记载下巫昌桢教授的辛劳与功绩”。她曾参与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和修订，而且是《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有力推动者。此后，在婚姻法二次修改、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的修订与起草工作中，巫昌桢也一直关注妇女权益。

2012年，巫昌桢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荣誉称号。2015年，86岁高龄的巫昌桢获评“CCTV年度法治人物”。

“法大才女”

在《我与婚姻法》中，巫昌桢讲过自己的身世——1929年，她生于江苏句容县一个旧式官吏家庭，是七个子女中唯一的女孩。巫昌桢说，父亲有多个妻妾，这与自己后来专注女性权益保护“不无关系”。

巫昌桢在战乱中度过童年，曾辗转多地避难。1948年，她随兄长来到北平，考入著名的法律学校朝阳大学，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丈夫庚以泰。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一起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

在巫昌桢家里，珍藏着一张摄于1954年的照片，那是她和庚以泰的结婚照。那一年，他们以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生的身份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巫昌桢教民法，庚以泰教刑事诉讼法。

然而，受时局影响，北京政法学院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迫办，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劳动，一年后就地解散。后来，庚以泰被安排在安徽省公安厅工作，巫昌桢则因出身问题被迫回到北京，40多岁就被迫提前退休。

直至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建，巫昌桢那纸退休令被撤销，得以重返讲台。1980年，北京政法学院成立当时全国唯一的婚姻法教研室，巫昌桢是学术带头人。当时，巫昌桢就以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著称，还主持编写了多个版本的婚姻法学教材。

在中国政法大学，巫昌桢和薛梅卿、严端、孙丙珠四名女性学者，被称为“四大才女”，广受学生喜爱。巫昌桢曾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等，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婚姻法泰斗

“我是整个婚姻家庭法律领域的建设者、见证者和宣传者。”巫昌桢曾这样评价自己。

巫昌桢逝世后，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发唁电表示沉痛哀悼，称巫昌桢以其智慧、学识和影响力，为促进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其实刚开始，巫昌桢的研究志趣在民法领域。1950年代中期，新中国几个重大立法项目次第展开，其中就包括1955年启动的由彭真同志负责的民法典起草活动。当时，参与起草的都是芮沐、佟柔、杨怀英等法学大家，年仅25岁的巫昌桢是起草小组最年轻的一员。可惜的是，这项繁重的任务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

1978年，婚姻法启动修改工作，因为曾有起草民法典的经历，北京政法学院又选派了巫昌桢参加。这次立法实践，是她学术道路上的分水岭。随后，她的研究和教学重心从民法逐渐转向了婚姻与家庭法学。

据《中国妇女报》报道，1989年，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规划，巫昌桢起草小组副组长。这部法律于1992年提前问世，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

除此之外，巫昌桢还在建立亲权制度、完善现有监护制度、建立婚生子女推定制度和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建立家庭财产制度、完善家庭抚养制度、完善现有离婚制度、实行结婚公告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推动了我国婚姻家庭法领域的研究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

2002年，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民法典编纂事，巫昌桢提出民法的法典化为婚姻法修订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完善婚姻法庭法就应当按照法律的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全面系统地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遗憾的是，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工作被搁置了。

如今，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第一民法典很可能已经颁行。新修的婚姻家庭编也随之面世。可惜巫昌桢已经见不到了。

反家暴立法先驱

巫昌桢既是婚姻家庭法专家、法学教育工作者，还是知名的妇女权益保护者和法律援助律师。她一直密切关注妇女权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毕生志愿是让“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成为“事实上的男女平等”。

巫昌桢曾说：“我把一半的时间和心血给了学生和书，另一半给了社会和妇女。我要用我的爱心与同情心，用法律人的责任感，用我的能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为姐妹们做点事情是应该的。”

20世纪70年代末，正值婚姻法修订之时，全国妇女都面临新的问题：一是家庭暴力；二是婚外情；三是被拐卖、被强迫卖淫。中央当时要求各级妇联、工会成立法律顾问处，北京市妇联也成立了法律顾问处，由在北京市妇联担任兼职副主席的巫昌桢担任主任。

由于来访人数众多，巫昌桢组织成立了北京市第八律师事务所。十几名成员中有女检察官、女律师、女大学教师，还有一些民主党派、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专门为妇女服务。这个全国、全世界唯一的一家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律师事务所，曾有“天下第一家”的美称。

巫昌桢自己也义务接办了多起公益诉讼，其中就包括有很大影响的“刘月兰案”——巫昌桢帮助这位不堪丈夫虐待、拿起法律武器的农村妇女赢得了官司。由于既是婚姻法专家，又是兼职律师，当时许多婚姻不幸的人把巫昌桢当成了“青天”。

在60多年的法律学者生涯中，巫昌桢始终关注着妇女权益的保护，尤其关注家庭暴力现象。每次国内有家庭暴力的现象出现，巫昌桢就会站出来进行强烈抨击。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20世纪80年代，经常有妇女找到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她做主。

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引入了“家庭暴力”这一概念，巫昌桢从那时开始着手反家暴工作，并推动相关立法。

2001年，一位杭州小女孩写信给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一封信震撼着巫昌桢的心。“我的爸爸虽然被杀了，但妈妈杀他是有原因的。我已经没有爸爸了，如果妈妈杀人偿命，我就成孤儿了。”

在接手这起案件后，巫昌桢教授去杭州了解案情。当时，杀夫女子已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她发现，被杀的丈夫生前是一名警察，法官在量刑时过分考虑了受害者的身份问题，却忽略了被害人人生虐待妻子的情节。在她的关注下，这起案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终杀夫女子被二审法院改判为死缓。有了上述先例，类似案件有了根本性改变。

（下转14版）

京城女老板“犯傻败家”办养老院图什么

“败”自己“小家”，为老人建“大家”



▲熏肉烧饼受到欢迎。老人也要喂“闺女”吃一口。（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骆国骏、张骁、林苗苗

40年前，她借着改革开放春风下海经商，成为叱咤北京外贸服装界的大老板。近10年来，她却变卖数千万元家产，变成给百余名老人“端屎端尿”的养老院院长。她深谙经商之道，却倾其所有，做了一笔亏损10年的“买卖”。她为何如此选择，又为何还说终生无悔？

建一座养老院，再也不让老人带着褥疮离开

北京平谷，远近闻名的“国桃之乡”。通畅的乡镇公路旁，一幢三层小楼静静矗立。这里是130多位老人的家——平谷吉祥老年公寓。

身高将近1米7，一身休闲运动装的吉二龙，是这家养老院的院长，也是老人的“大家长”。朴素的装扮、略带倦意的面容，很难将她 and 曾经身家数千万的“女老板”联系在一起。忙的时候，同事说她更像个一直加班的“女工人”。

养老院是这个北京女人生活的全部。回忆办院的初衷，不轻易掉泪的吉二龙满脸泪痕，“这源于一个心结”。

吉二龙出生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贫寒家庭。吉二龙在7个姊妹中排行老二，为维持家用，她七八岁就跟着母亲一起捡煤核、捡破烂。13岁时，街道给她的母亲安排了一份扫胡同的工作，每到凌晨4点，只要听到召唤，吉二龙再困也要爬起来，和母亲一起扫街。

吉二龙至今记得，寒冬腊月，她和母亲穿着破旧的棉袄，踩着单鞋一起出门的情形。那时候，母女二人脚上冻得全是裂口，脚指头冻久了生了冻疮，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因为这些经历，她不怕吃苦，而且铆准一件事就想做到最好。父亲单位发的线手套戴坏了，她拆了线，织到棉裤下口保暖。扫地时，她把捡到的医用纱布拿回来用盐碱水煮了，花9分钱买来染料做成窗帘。家里所有人的衣服，都是她帮着母亲一起做的。

初中毕业后，吉二龙被分到劳保用品商店工作。22岁考取驾照后，她到北京服装公司给经理当司机。她比别人有心，经理去谈生意，她跟着下到车间，抓紧时间学人家做衣服。闲暇时，她拿出尺子、布料设计衣服，很快因为表现优异而入岗。

然而，在生活刚有“盼头儿”的时候，吉二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43岁的母亲，因罹患宫颈癌猝然离世。

吉二龙至今也忘不掉，母亲因为浑身长满褥疮，在病榻上痛苦呻吟的样子。没能照顾好母亲，成为她一生的歉疚。

改革开放后，偶然一次机会，她看到北京雅宝路市场的外贸服装生意格外火爆，毅然选择“下海”。因为衣服质量好、款式大方，她的货越来越抢手。“那时，30多个国家的外商追着我要货，甚至拿着成袋的美金要跟我签合同。很多加工厂都想接到我的大单，厂长出面请我吃饭。”

生意很快做大，吉二龙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她在北京先后买了5套房，最大的200多平方米，光添置家具就花费上百万元。为了方便客户跑业务，她买了6辆车，其中不乏奔驰等高档车。

但是，那段看似“风光”的日子，却成为她不愿回忆的往事。挣的钱再多，对她而言也是冰冷的数字。和爱人分道扬镳后，吉二龙躺在空房里想：人这一生，到底该追求什么？

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萦绕在脑海。吉二龙下定决心：建一座养老院，再也不让老人带着褥疮离开。

想知道老人住得好不好，就去厕所里闻闻味儿

初冬的北京寒意虽浓，但阳光灿烂。时光很慢，吉祥老年公寓的院子里，五色风车好似娇艳花朵绽放，一片安详静谧。

几十位老人坐着轮椅，戴着红色的帽子、围巾，一起拍手、扔球……吉二龙走过去，道上一声“姐姐好，哥哥好”。老人们叫她院长，也叫她闺女。“瞧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多好！”吉二龙笑着说。

10年前，当她决定投建养老院时，所有人都觉得她“傻”——“放着好好的买卖不做，偏要瞎折腾，到底图什么？”吉二龙认准这条路，她改造厂房、添置锅炉、管道布线、采买床具……每个环节都想做到最好。她身兼多职，既是护理员、厨师、也是水暖工、电工，忙得没白天没黑夜。

但是，由于养老院收费低，成本严重超支，开业不久就濒临倒闭，员工四散离开。

无奈之下，她将部分场地租给培训学校，但依然不够。她咬着牙把城里4套房卖了。车，一辆接一辆卖，最后只剩一辆老款现代。

有人给她支招，老人的伙食和用品标准可以降低一些，被她一口回绝：“老人在我这儿吃不好、住不好，我还办养老院干什么？”

她卖掉了城里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她用来养老的“后路”，卖掉就意味着不再有家。但她不后悔，“养老院就是我的家。”

如今，吉祥老年公寓中有八成老人不能自理，其中还包括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他们久病卧床，很多人早已不能说话。子女看到这样的老人生了褥疮，就仿佛得到一种暗示：老人就快离开了。

但是，吉二龙“不信邪”，她更见不得褥疮在老人身上蔓延。

2019年2月，一位家属带着脑梗老人找到吉二龙。由于家人照顾不当，医院不愿接收，老人来时已瘦成皮包骨。家属来后，扑通一声跪在吉二龙面前：“您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妈救起来。”

掀开被子，吉二龙看到，老人身上的褥疮密密麻麻，大的直径有20多厘米，皮肤溃烂，有的地方甚至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她和护工打着冷战、咬着牙给老人清创上药，悉心护理了3个多月后，褥疮完全消失。

附近农村84岁的孤寡老人刘桂，因为长期无人照顾，早已不能正常行走。村书记请吉二龙把老人收走，她给老人买了护膝、护腰，让护理员精心照料。一段时间后，刘桂离了拐杖，还能在院里四处溜达。

王小龙的母亲已经77岁，几年前患上脑梗。听说要住养老院，老人刚开始一百个不愿意，子女也不放心。后来，王小龙见到了吉二龙，他发现，这家养老院是个人企业，但院长不是在拿老人挣钱，而是拿养老行业当一份事业干。王小龙考察养老院时，吉二龙告诉他，“这其实不难，你想知道老人在养老院里住得好不好，就去老人屋里、厕所里闻闻味儿；想知道老人过得快不快乐，看眼神儿就知道了。”

如今，吉祥养老公寓的入住老人没有一人身上有褥疮。家属送来的锦旗，被吉二龙逐一收好，却一面也没有挂出来。

“老人脸上有笑容，眼里有精神，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吉二龙说。

“她仿佛还过着‘女富豪’的生活，只是把最好的都留给了老人”

如今的吉祥老年公寓，不再是吉二龙一个人的事业，已经成为了一群人的追求。

入住养老院的老人越来越多，听过她的故事，很多伙伴也加入她的队伍，吉二龙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志同道合的人。

最早加入吉祥老年公寓的副院长刘春建，管理和护理经验非常丰富，听说吉二龙的故事以后，辞掉高薪工作慕名而来；副院长麦子曾是平谷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得知吉二龙的故事，深受感动并主动加入；副院长田琦的闺蜜满红，本职工作是心理咨询师，每年要飞往全国各地讲课，主动提出成为义工。很多老人家属也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不光伺候自家老人，还帮着照顾别人的父母。

在麦子眼中：“吉二龙不是那种收了钱，做了管护‘必答题’就完了的人。她是给自己出题，自掏腰包，把‘附加题’也做了。”

已经65岁的吉二龙也是一位老人，但几乎每天坚持到市场采购。到了肉铺，她挑最好的黑猪肉给老人做熏肉烧饼；她会为一包韭菜新不新鲜，辗转好几个摊位。熟悉的商户知道，这大姐是做养老院的，都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她。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跟随吉二龙采购时，她的车里塞满了成盒的龙利鱼、成桶的香油，还有各种香料、调料，东西多到无处下脚，货品搬运她独自完成。

“为什么大伙儿说我‘傻’，是因为我的养老院办得有些不计成本。”正因为这样，入住的老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梁建国老人退休前是机关干部，非常在意饮食，辗转几家养老院都不满意。到了吉祥老年公寓，水果饮料每天管够，吃少了还担心你不够吃。梁建国发现，这个养老院不从老人“牙缝里”省钱。“因为吉二龙把我们当亲爸、亲妈养。”梁建国说。

田琦开玩笑说：“吉二龙不停地‘搞事情’。”有一次，吉二龙带员工吃必胜客，突然叫员工打包了3000块钱的比萨饼带给老人。看老人吃得不错，食堂开始自制比萨饼，还把食材换成了铁棍山药、茄子等易嚼的时蔬。

后来，养老院的餐桌上，甚至出现了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吃过，甚至没见过的烤全羊。老人吃不了，还把他们的子女叫来吃。那一天，麦子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为了让老人们少注重保健，吉二龙学着用9种药材做成“洛神茶饮”，每天定时提供。喝水这件小事，在吉二龙眼里是大事，她反复和护理员强调，早上起床喝温水能稀释血液，晚上一定要让老人喝水，避免缺水引发心脑血管发病。

就连只有“手机一族”才会过的“双十一”购物节，70多岁的老人们也没错过——去年“双十一”时，吉二龙自掏腰包给老人准备热水壶、花棉被、保暖红外线袜等“基础礼包”，老人还能用平时表现好换来的“积分”，兑换护眼仪、收音机等生活用品。

“我们没多花一分钱，却享受到购物的快乐。那活动结束后，正好孩子来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告诉他们，老妈刚过完‘双十一’，他们都惊呆了。”77岁的王淑珍说。

她仿佛还过着‘女富豪’的生活，只是把最好的都留给了老人。”刘春建回忆，有一次，消防支队到养老院检查，发现屋里安装了隐形喷淋。消防队小伙子说，阿姨，隐形喷淋那是高档写字楼的水平，您这养老院用普通喷淋足够了。

吉二龙说：“用点好的没事，因为这是我的家。”

“败”了一个“小家”，为老人建起一个新的“大家”

“老年人年轻时候吃了不少苦，为国家为家庭做了很大贡献，一辈子没享受过什么。到了我这里，很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如果子女太忙，我又不给准备，有些东西，他们可能这辈子就享受不到了。”吉二龙说。

10年来，她坚持一种习惯，晚上睡觉前，把全院房间都检查一遍。看看老人发不发烧，睡得香不香，喘气匀不匀，和没睡的老人说上几句话。回到宿舍，再睡上几个小时就去买菜。养老院里的护工和大厨都有些难为情——因为他们的院长，不仅睡得比他们晚，起得还比他们早。如果工作中出现纰漏，也会被平日温和近人的吉二龙严厉批评。

10年磨砺，吉二龙说，她磨出了“内功”。创办养老院以来，她没有打过一次广告，没有争过任何荣誉。所有接来的老人，都是靠口口相传。

因为这些老人大多来自郊区，吉祥老年公寓的收费标准至今比城里低。

社区医生崔季告诉记者，他非常佩服吉二龙，但隐约也感觉到，吉院长有些过于追求完美，常人难以做到。养老是投资大、利润低、回报长期的产业，要都像她这样经营，很难维持下去。

吉二龙向记者坦承，这10年，由于吉祥老年公寓不停完善、改造而长期亏损，她一直在垫钱运营，已先后投入2800多万元。但她也笑着对记者说：“别太担心，别忘了我是做过生意的。”

吉二龙打着这样的“小算盘”。由于北京市已发布《北京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星级评定实施办法（试行）》，将通过评定养老机构的星级，来决定政府养老补贴的发放标准。这些年，吉祥老年公寓服务水平稳中有进，吉二龙希望用过硬的服务，争取评上三星级养老院。这样，老人不用多花钱，政府的补贴标准提高，更容易实现收支平衡。

去年，在平谷区政府支持指导下，吉祥老年公寓把会计室、康复室、办公室、接待室改建成社区卫生站，老人拿药、体检，更方便了，公寓也成了平谷区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出现了更多新变化。

去年底，麦子接到镇党办同志的电话，正式批准她们成立党支部，吉二龙有了新的身份——吉书记。

从那天起，她把党徽自豪地别在胸前。“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吉二龙。我不需什么荣誉或嘉奖，能为社会做些贡献，我便无愧于心。”吉二龙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吉祥养老公寓也迎来一场大考。农历腊月二十七这天，平谷区民政局召开养老院院长紧急会议，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回到院里，吉二龙当机立断：封院——不接收新的老人入住，禁止家属探望，送来的东西，必须紫外线消毒。

今年春天，北京频降瑞雪。麦子给记者发来老人看雪的照片和视频，他们戴着口罩，却眼带笑意。吉二龙和他们分享着全社会抗击疫情的新闻，在养老院里播放着音乐《国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吉二龙发微信问：听了我的故事，你们会不会觉得阿姨太败家了？

……

看到这句话，记者沉默了一会儿，回道：您“败”了一个“小家”，却为老人们建起了一个新的“大家”。